



民国演讲典藏文库·梁启超卷

MINGUO
YANJIANG
DIANCANG
WENKU

知命

梁启超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演讲典藏文库·梁启超卷

MINGUO
YANJIANG
DIANCANG
WENKU

知命

梁启超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命 / 梁启超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民国演讲典藏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8560 - 2

I. ①知… II. ①梁… III. ①演讲 - 中国 - 民国 - 选
集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0983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3.25 字数: 26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演讲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清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维新运动期间，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1915年底，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袁死后，梁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授课，1927年离开。1924年9月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悲痛甚巨，身体渐垮，后被确诊为尿血症。1928年由于经历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11月已不能伏案工作，于次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目 录

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词	1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12
在北京大学欢迎会上的演讲	19
在上海蔡锷追悼会上的演说词	27
1917 年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30
莅教育部演词	39
对报界之演说	49
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	51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55
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	59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64
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	78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88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100
美术与科学	122
评非宗教同盟	128

情圣杜甫	137
佛教心理学浅测	155
教育与政治	177
学问之趣味	195
敬业与乐业	200
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	205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209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219
屈原研究	260
人权与女权	289
历史统计学	296
市民与银行	307
护国之役回顾谈	316
为学与做人	330
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	337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345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357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词	367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	376
知命与努力	393
北海谈话记（节录）	402

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词

1912年10月22日

十月二十二日，民主党开全体大会欢迎先生于湖广会馆。在京党员成集，各党来宾亦至。会场充满，无复隙地。首由方贞君述欢迎辞，称述先生道德学问，及前此所以尽瘁于国家者，并言先生与本党关系素密，今方当筹备成立伊始，一切待先生指导云云。次先生演说，凡历三小时，闻者莫不动容。演毕后由马相伯先生继演，益发挥先生所演之精神。次则国民党来宾江天铎君亦有演说。其党员及来宾欲演者尚众，以为时已晏而止。先生演说如下。

鄙人归国后，赴民主党盛会三度于兹矣。初至天津之夕受本部干事诸贤张宴慰劳，翌二日，承直隶支部全体相邀茶话。鄙人皆尝于席间，略摅所怀奉尘清听。今复承开全体大会于首善之区，群贤咸集，猥相奖借，荣幸何如。

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国体，而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此不待烦言者也。国中先觉，深知此义，故一年以来，注全力以从事于政党之建设。其先各党林立，派别繁多，至今日已渐合并成为数大政党。若共和党国民党皆是也。民主党成立虽稍晚，然其分子之健全，则不让他党，此亦天下所共见，不劳鄙人再为颂祷者也。

政党事之重要即若是，然则如何始能办成真正之政党，此举国所应研究者也。外人对于中国今日政体之变迁，每多为失望轻薄之词者，故鄙人在海外，已几不愿与外人为政治谈。彼以为中国人无运用立宪政体之能力。推求其原因，则谓中国人之性质，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此言实足令人愧愤，但愧愤无益，我辈当有以雪此辱，且我辈固不能承认此等外人之言。然我辈不能不承认组织政党为一至难之事，其艰难之责任，亦唯我辈负之而已。

将欲令一国真正政党之成立，必先有一模范之标准，今举所见略陈数义。

（一）凡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

政党者团体也，凡团体皆具有人格。政党之为人格，虽非法律上之人格，然社会学上则不能不认为一种人格。例如国家及自治团体等然。中国国家虽存于四万万人中，而实立于四万万之上；北京自治团体虽在于数百万人中，而实立于数百万人之上，皆有自己之意思及自己之行为者也，否则即不名为人格。故凡团体虽合多数人而成，然一面既存于多数人之中，一面仍立于多数人之上，别有自己

之意思及自己之行为。譬如今日在座诸君，皆民主党党员，然于诸君之外，尚有一人焉。其人之姓名为谁，则民主党是已。明夫此义，则知团体之人格与自然人之人格性质无异。凡人所以生存者，必有其目的，唯有目的，故能为有机之发达。团体亦然。唯人之发达为人所易见，若团体则难见。其目的自何而来，视之无形，听之无声，除其组织此团体之团员以外，又何从而认识之？然团体之生命，虽寄存于团体之中，而欲集合多数人之目的为一团体之目的，则断乎其有不能者也。譬如集三四人于此，各有其目的，欲集合此三四人之个人目的而成一三四人之总目的，人多知其不可，况以一团体之大，又谁能集合无数人之目的，而以算学上加减乘除之法得其总目的乎？是必于个人私目的之外，尤有一公共之目的焉，为团体之目的。故凡团体员，必有两种之人格：一为私人之人格，一为公人之人格。譬如某某一私人也，然又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团体与团员之间关系皆若是矣。自构成团体之个人言之，虽各有其私目的，而自团体言之，则有一公共之目的以立于各私目的之上。各个人放弃其私目的，以服从此公目的，始能成为团体。若有一丝一毫之私目的以加入此公共目的之中，则虽以父子兄弟之亲，亦不能成为团体也。故凡为政党员者，必辟除其个人之私目的以服从政党之公目的，此政党存立之根本要素也。试问我中国人有此精神道德以履行此说乎？我观于今日之政党，而又有不能不为之慨然者，分明政见不相同，而居然可以同党；分明无意识之人，而亦居然加入党中，几令人不能知其公共目的之所在。若此之结合，

绝非以公共目的结合，乃以私目的结合者也。以私目的结合者绝不能谓之政党。乃亦有公共目的相同而不能联合者，是必有私目的杂乎其间，以为之障耳。故不同目的而相结合者，其原因故在私目的；同目的而不相合者，其原因亦在私目的。夫合数私目的不能成一公目的，孰谓可以私目的成政党乎？就令成党，终亦必分。长此以往，我恐必有一日四万万人为四万万小党，而真正之政党则永无成立之望矣。故为政党员者，须深去私目的以服从政党所有为国为民之公目的，以私（公）克公（私）。其事虽难，愿诸君有以自勉之。

（二）凡政党必须有奋斗之决心

和衷共济，国民美德。今以奋斗为训，似与协和之精神相背。然奋斗为成功之母，美国前大总统罗斯福常盛道之，以此振美国国民之精神焉。此不独政党为然，盖人生实与奋斗常相终始也。风雨酷日，冬寒夏暑，自然界之所以逼迫人者甚矣。非最初人类之能奋斗，人类界早已绝灭尽矣。今日之文明幸福，何一非自奋斗来乎？且一国之中，先知先觉者实居少数，其大多数只能见近而不知远，见小而不知大，必俟先知先觉者之告诫，而后能知能觉者也。当其未知未觉之时，先知先觉者欲使之趋于进步之正道，其必有所不愿，而起反对。非有奋斗之力量，又岂能知后知而觉后觉哉？先知先觉之所以有益于国民者，全恃此奋斗之力量耳。凡百学问政治，莫不以奋斗为成功之要素。政党无奋斗之力，又安能行其所志？且政党必有其政见与他党不能相同者，自主观视之，必以己党之政见为足救国，

而以他党之政见为足误国，以大决心贯彻己党之所主张，是实国民对于国家之道德也。譬如统一与联邦两义，在言联邦者，亦自有其所主张之理由，然自主张统一者观之，则必以联邦为足亡国，而不可不蓄奋斗之精神以贯彻己之主义。其他凡百政见之差异，莫不有然。故政党活动，除奋斗外。别无他语可言。若往来于诸党之间，但求遂其私图，无所谓主义之奋斗，是又安成为政党？此种弊病，言之痛心，其为人世所至可耻者，则尤莫过于服从强权。我国人数千年有此恶性，此所以常甘处于专制政治之下而不能自拔也。设此恶性不除，则我恐地老天荒，中国亦永无良政治之出现也。昔希腊大哲曾痛论政治之变迁，谓暴君政治既去，人民若无运用政治之能力，必成暴民政治，而暴民政治之后，又必有暴君政治，如是循环不已，何日有良政治之可见？我亦谓国人服从强权之恶性不去，则暴民暴君之政治终亦必循环无已。此在闭关时代尚不能自存，况今日乎？故若政党员而服于权力之下，或且为强者之甘言所诱，以内阁之椅子为进退，是皆孟子所谓妾妇之道，尚何面目立社会之中而论政治乎？是以真有政党员之资格者，必也刚亦不茹，柔亦不吐，为天下之公理而奋斗，为国家之大计而奋斗，为一党之主义而奋斗，为一己之所信而奋斗。成功固得行其所志，为国谋进步，为民谋幸福；即失败至无余地，亦为最有名誉之失败。观现在欧美各国政党之能发达者，莫不具有此种资格。两党对立，一胜一败，败者志气曾不为之少衰。鄙人对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于主义上虽表同情于共和党，然于民主党奋斗之精神，则

实钦佩不已。白莱雄曾三次失败，计自南北战争后，五十余年，彼党仅有四年得政权，而其志气曾未稍衰。我每言其人，未尝不佩其人格之高贵也。且凡居先知先觉之地位者，其言论行动必规久远。当其初，同情者固未必能多，愈失败愈足证其理想之高尚耳。今总选举即在目前，凡为政党员者当各勉力奋斗，纵未必即能得国民之同情，亦当奋益加奋，以求同情之集。即选举结果一议员不得，甚至党员星散，主持党者，于其所信，亦不能稍为之枉。而一党之中必人人能有此奋斗之精神，始可以成真正之政党，而为国家谋进步，为国民造幸福。为政党员者其勉之。

（三）凡政党必须有整肃之号令

人身虽有各机关，各呈其用，而其主宰实在脑部，脑有所思，百体从令，人格始能统一。若耳目口鼻四肢各不相应，则不仅人格分裂，自问尚可以为人乎？政党亦然，种种机关，所以能联络巩固运用灵敏者，由于有大总机关为之主宰，而能令分机关随其号令而转移耳。鄙人适言，政党非法律上之人格，乃社会上之人格，故与自治团体等按法而行者不同，其精神当与军队相同。一军之中，有步骑辎重等兵，而尤必有总司令官以统率全军，发整肃之号令，庶可以成军而言战守。其在地广人众之国家，欲成一强有力之政党，尤不可不采军队之精神，以整齐严肃之。例如美国，其政治为极自由之政治，而其政党则为亟专制之政党。今中国人民自治之力，智识程度，皆远不如美，欲办成一真正之政党，非以整肃之号令齐一多数之步伐，其能成乎？然以我所观，则中国今日之政党殊不能有此精

神。理事干事，机关甚多，至于谁负责任，则性质极不明了，是犹集无数散人，强名曰军队，而旗鼓所司，不知谁属，谓可以克敌致果，夫孰能信之？鄙人历观外国政党势力之消长，而深窥其微，则号令之整否实为之原。如英之统一党，当狄氏沙氏在时，党中有中心之人物，号令一下，全党信服，故英国为统一党之势力。及沙氏云亡，张氏巴氏辈虽皆一时人才，然地丑德齐，意见间有齟齬，党员莫知所适，故全党不能齐一，党力为之衰微。又若日本之国民党，其党员类多有学稳健之士，而三常务员亦皆负国中一时之望，然亦以三人能力声望相等，乃至各有其所钦佩之人，而成一国三公之势。一切党事，非三人会议不能行。是以国民党欲得机会以实行其政策，事甚难也。故一国三公之办法，最不适宜于政党。非得学识才能之士为中坚人物，则不能指挥全部，为政治上之奋斗。尤非得望重天下之人为总司令官，则总司令部之活动亦必不能有整肃齐一之精神，而为政治上之大奋斗。譬如军队，无总司令部，则全军无统率；无大将则虽有总司令部，号令不能一致，又安能指挥全军而临前敌哉？政党亦然，必有一中心人物，若大将之于三军，统率党员，躬赴前敌，然后党员始有奋斗之精神，为一致之活动，以贯彻一党之所主张。否则机关虽多，行动不一，党虽大而实则涣散耳。然我国人数千年来习于不规则之活动，愈有才者，其不规则之活动愈甚，欲得一整齐严肃若军队之政党，恐非易事。故我所望于今日政党员者，则愿其入政党，若人将效学校以自训练其整肃之习惯、奋斗之精神。当为政治活动之时，则尤须自量

其才能如何，以择所处之地位，听齐一之号令以活动。党员之于职员，职员之于党魁，犹若兵士之于将校，下级将校之于上级将校，支部之于本部，亦犹联队之于总司令部。夫然后始可谓之有精神之政党，而为国谋进步为民造幸福也。至若今之政党，自外貌上观之，故皆俨然有大政党之概，然自精神上察之，则颇有一团散沙之惧，能否运用共和政治，尚属疑问。愿今之政党员师法欧美之大政党，而求整肃齐一之精神，以为政治上奋斗之准备也。

（四）凡政党必须有公正之手段

政党既各抱有主张为政治上之奋斗，自不能不有所谓党略，若用兵之有兵略然。既曰党略，则权谋不能不行乎其间，此不足为深讳也。虽然，亦有一定之界限焉。一定之界限为何，曰手段须公正，手段公正，主义始可以表白于天下，而得国民之同情，否则终亦必被弃于国民而致大失败耳。譬如演说办报游说，皆政党所用之公正手段也，若阴谋诈术，则非政党所宜用矣。顾今之政党，则往往因不能善用此公正手段，而乃行阴谋诈术之手段，或捏造浮言，对于他党中坚人物，为人身上之攻击；或施离间手段以挑动他党中坚人物之冲突；或主义相同之党，唆之互相敌视，以收渔人之利；甚或行种种不正之手段，以吸收他党之党员。凡此种手段，自政党原理观之，实毫无用处。虽能蒙人于一时，终必为国民所深恶。若一党既结合于公共之目的，有奋斗之精神，而复济之以公正之手段，则一时党势虽小，终必大得国民之同情，而发达扩张其党势，况大政党而能行之者乎？故我所望于今之政党员者，但使

一党主张之无误，以公正之手段求国民之同情，自必能发达其党势。至破坏他人之党，图发达自己之党，此等小智小术，非唯不能成功，抑且速其失败。愿各从大处着想，则政党前途之福也。

（五）凡政党必须有牺牲之精神

天下事断无有利而无害者，有大利则亦必有小害，但令能保全其大利，则固不妨因小害而有所牺牲，若必顾小害，则不仅必致牺牲大利，恐一事亦不能成也。故当大利在前之时，小苦痛万不能不忍受，此大而为国为民小而为党内之事，皆所当知者也。且党纲本属抽象之物，固可以永久遵守而不变动。至若由党纲所发生之政策，则往往时而变动。是以党内先知先觉之士所认为应为之事，自未必能得全党之赞成。当此之时苟认定无误，则虽有反对，亦必贯彻其主张。甚而至于党员分离党势分裂，亦必固持其所主张而不少为摇动，此无牺牲之精神者其能之乎？昔英国格兰斯敦于 1896 年因爱尔兰自治案，彼实确见为英国内治上最利之事，主张甚坚。党员因此反对而脱党者几至半数，格氏亦不少为动，曾作一诗以表其志，大意谓多少至亲爱之弟兄，舍我而去，固为最苦痛之事，然为国家起见，则即与至亲爱之弟兄，亦不能小有顾惜云云。又如美之罗斯福，其在共和党势力之大，想在座诸君之所共知。设能稍枉其主张，则今日美国之政权，自必仍在罗斯福之手。乃罗氏因主张不合，宁牺牲其势力，牺牲其党员，与多年携手之共和党分离。夫此等牺牲精神无误与否，今姑不论。唯为大政治家者，须有道德气魄，身命名誉皆可牺牲，独

主张不可牺牲。因主张之不可牺牲，故不可不有牺牲之精神，而忍受苦痛。谚所谓毒蛇绕手，壮士断腕，惧其以小害大也。至或有疑我所述第三第五为过专制而不宜者，此疑诚有所见，唯政党与他种法律上之团体不同。法律上之团体，可以按法而行。若政党，出入既可以自由，而政治上之活动，又不能有法律以先规定其事，故非具第三第五之精神，则一党主张不一，行动背驰，又安能贯彻一党之精神，实行一党之所主张，势必溃散而后已。且党员合则留不合则去，本有自由之权，亦不谓之专制强迫，此因政党之性质而不得不然耳。欲成大政党者，愿先具此精神也。

（六）凡政党必须有优容之气量

无论何国，既有政党，自不仅存一党，必有相与对立之党；既有对立之党，主张利害，自不能强为相同。故凡为政党者，对于他党，不可有破坏嫉忌之心，且尤必望他党之能发达，相与竞争角逐，求国民之同情，以促政治之进步。譬如弈棋必求高手对弈，棋势始有可观。若与劣者相弈，则所成之棋局，尚可观乎？故政党对于他党，必须有优容之气量，主张虽绝相反对，亦各自求国民之同情以谋政治之进步耳。至对于党内党员，则优容更为切要。人有所长，必有所短，而性质之不同则犹如其面，善用其长而忘其短，党始能发达。况今日人才甚乏，以吾国人办党，岂能求英国美国之政治家入吾党以共事者。但使人人能负责任，而党魁与中坚，又有感化党员之力，又何患党之不发达？若求全责备，则内部必常冲突而有分裂之虞矣，此又言政党者所宜三致意也。本尚有数义，因时间已促，不

能多为陈述。要而言之，共和政治，非有政党不能运用。而不完全之政党，其障碍共和政治之前途，较之无政党为尤甚。就今之政党而观，每多缺点，遂至政党发生未久，已渐取厌于国民，愿党员思所以自警也。鄙人今尚有言者，各国政党之潮流，皆有两派，一急进，一渐进。中国十余年，亦本有此两派，使各一心为国，团我二派，各自发达，则中国之进步，尚可限量乎？乃各杂以私见，异派固相倾陷破坏，而同派之中，亦往往互相忌刻，势若水火，卒致以主义目的精神思想丝毫无区别之人，亦复分派相抗，不欲联合。此种现象实非好兆。亡国之根，恐即在此耳。我今敢忠告一言于今之政党员，当日法国大革命之时，亦分急进渐进两派，急进派以人而分三派，渐进派亦复分为两派。急进派之互相残杀，固无论矣，即渐进派之两派，亦以不肯联合，为急进派所利用，挑动离间，使之时相水火以杀其势。及国会选举以后，急进派乃一一收拾之，使渐进派中两派重要之人，皆登断头之台。然不久急进派亦不能自存，而全法国之中，乃至无复一人有政治上之势力，独余拿破仑专制称帝耳。此其故岂可不深长思乎？夫法国当日，政党虽灭，国家元气未尽，国尚可存。若以中国今日之现象而论，苟政党不改善，而致复演法国之往事，则我恐国亦与之偕亡矣。愿今之政党其各三思之。

鄙人短于演说，今日承贵党欢迎，敬聊述对于政党之所见，供诸君之参考。